

最近有幸遇到王珮瑜,略谈数语,才知道她的老师王思及先生离世已有五年,今年3月20日就是王老师的忌日。王珮瑜学戏,最早引导她入门的是曹范石人(也于去年逝去),而帮助她成长成名的则是王思及。他本人也因曹才有道而获得了园丁奖。一时之间,有好几位青年老生演员和票界人士,还有海外的京剧爱好者都来向王老师求教,门墙桃李,时溢芬芳。

传说王思及当年在上海戏校学习时就是一个拔尖的“小老生”,老师们对他的期望很大。不幸造化弄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下乡劳动时不知怎么会掉进污水里,受到感染,吃多了霉菌素,破坏了血液,造成他的终身之患。只得改行教学,蛰伏多年,总算有王珮瑜代替他实现了舞台梦想,师生的感情是深厚的。

我初识王思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每当看到他那苍白的面容,总不免暗暗惊心。后来彼此混熟了,看惯了,倒也不以为意了。再后来他结了婚,夫人戴柔立女士护理有经验,人又贤慧,对思及的照料可谓无微不至。有好长一段时期王思及出现在朋友面前,似觉脸色红润了许多,大家都为他高兴。他自己也颇感欣慰。曾经对王珮瑜说,你的师妹(指戴柔立)给了我生活,你成就了

我的事业,我很满足了。这可不是我亲耳听来的原话,但意思差不多。我与王思及另有一层“渊源”。在戏校里,张文涓教过他的戏。而张文涓已故的丈夫杨云天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夫妇的儿女从前都叫我“爷叔”。王思及与杨长春(张文涓长子)称兄道弟,论辈分,他也

忆思及

秦绿枝

只好叫我“爷叔”,当然是叫着玩的。我也常常叫他“老师”,只可惜我归叫,并没有认真地向他讨教过什么。因为我认定自己到了这把年纪了“老去簪花不自羞”,学什么都为时已晚,此生无望。我到票房去,无非就是看朋友,凑热闹,能不唱就不唱,就这样坐坐听听也很开心。唱京剧不容易,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开出口来见分晓,如达不到那个“份儿”,唱了反生懊恼,还是不唱为妙。

王思及致力于余派老生艺术的研究。但余叔岩留下来的只是十八张半唱片,没有别的声像资料。即使还有个把看过余叔岩演出的老人,记忆也不完整(现在恐怕一个也没有了,连看过孟小冬的人也找不到了)。其实就凭这十八张半唱片,以

及孟小冬的录音,能真正领略到余派唱腔的神韵,在实践中根据需要加以发挥,也不排斥吸收其他名家之长,我以为王思及在教学中走的正是这一条路子。有一次有位票友彩唱《法门寺·公堂》的赵廉,王思及在一旁指导。出场时,王思及要他先侧身而出,走两步猛的转向正面,略一亮相,再疾步而进。余叔岩当年是这样演的吗?谁也没看过。这是王思及的创造,有层次地展现人物形象,增加艺术效果,有何不可!

记得2007年9月,国际票房负责人许世德兄与我陪同一位台湾票友李先生去看望王思及。他的健康已经明显地差了,但还在家里辅导一位外地来的学生。他跟我们讲些什么已经忘了,只记得他说了两件事。一、发病时浑身痛楚难当,“真的不想活了……”二、舍不得他的夫人小戴,说“我生病等于她生病,甚至还要苦……”我们听了也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

到了来年,王思及终于走了!死者已矣。朋友们都很惦记小戴,希望能从哀痛中挣脱出来。一年多前听说她又遭遇车祸,伤得不轻,现在总算慢慢地康复了。那就更要振作起来,过好一个人的日子。我也知道别人再怎么劝说也难以体会当事人心中的凄苦,只能随着岁月的淘洗,生活的磨炼,让伤痛逐渐淡化了吧!

绕过一道梁梁,穿过一道沟壑,就到了坡顶上的那个窑洞错落的村子。

坡上有我熟悉的槐树和桐树。这个季节正是嫩芽初上时,再过个把月,一串串雪白的槐花和一团团淡紫的桐花竞相怒放,清香四溢,让粗犷雄浑的坡顶泥土增添了几分纯美。村里的人家一律是傍山而筑的窑洞院落。石砌的门墙裸露着敦实和质朴,就像坡上那个头扎羊肚肚巾的牧羊人。月牙形的门楣镶嵌着清一色的木格窗棂,雪白的窗纸上还贴着红彤彤的窗花,一派喜庆的样子。

接待我们的是土生土长的村支书小周。我们办完公事,怎么也拒绝不了他的邀请。他家的窑洞离村子不远,院落不甚宽敞,却干净利落。两棵柿子树已是满枝翠绿,树边的斜坡处散长着含苞欲放的山丹丹。与相邻人家不同的是,他家的门脸和窗棂光亮如新,依旧散发着淡淡的木香。圆形的窗花是对活灵活现的戏水鸳鸯。原来小周是结婚不久的新郎。他还腼腆地告诉我说媳妇的娘家靠近米脂,也算是米脂的婆姨了。这个时辰,媳妇正在山坡下的小屋里给娃娃们上课呢。

我们是盘腿坐在暖融融的炕上用餐的。虽无山珍海味,却有大碗的米酒、大块的羊肉和一碗箩香喷喷的油馍馍,纯粹一番“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的浓郁风情。

晌午,阳光温暖又明媚。我们带着几分醉意和窑洞里的温馨踏上了挥别村子的弯弯山道。

绕道一道梁梁,穿过一道沟壑,就到了坡顶上的那个窑洞错落的村子。

陕北记忆

刘向东

也许是坡上的春风拂去了我的醉意,我恍然觉得莽莽高原并非是想象中的蛮荒单调。相反那千山万壑的磅礴景象本身就是一种气势和风格,这才造就了陕北人黄土般的淳朴、高原的开阔和山脊的坚韧。就拿老实巴交的小周和他的媳妇来说吧,他本在西安打工,有不错的收入。为了家乡致富,他辞去工作回到村里开山地种果树。还请来专家办起了大棚种植园。当了村党支部书记后,他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踏踏实实“让全村人都富起来”。他的媳妇师范毕业,本来可在一所公办小学任教,可她选择了山沟沟里的民办小学。有次,小周问她悔不悔,她说:“和这些娃子在一起没啥悔的。”

同样,我在途经劳山时也一直被所见所闻感动着。尽管彼此相处十分短暂,但让我深深感受的却是陕北人的博大、纯真和

刚强。他们在这片黄土地上生生不息,不是土地的富有,而是无法割舍的情愫。他们的天地就是“抬头看青天,低头看黄土”,他们的日子还得“靠天吃饭”,他们的命运就像颠连无尽的沟沟梁梁,纵然跌宕坎坷,却坦荡从容,勤劳乐观。他们从不在乎高原的蛮荒贫瘠,更不会怨天尤人。一片谷子、一群山羊、汉子们头扎白生生的羊肚肚巾、婆姨们身穿鲜艳艳的碎花花袄,还有高挑的白杨、大红的窗花、火红的辣椒、金黄的南瓜、满树的柿子或枣儿等最拙朴最普通的风情风物,却永远是这片土地上独具特色的美景。他们对待客人视如家人,不用你客套,更不必惺惺作态,你们都会实实在在地认他们是老乡或兄弟姐妹,你都会拿出最甜的枣儿、最香的黄馍、最好的羊肉、最醇的米酒热情地款待。醉意之中还会来上一段令人血脉贲张的秦腔,或荡气回肠的唢呐,或高亢婉转的信天游……

而这样的风土人情则是我陕北之行真切切切的感受和难以忘怀的记忆!

一个世代练拳健身的村庄传出奇闻:每到夜晚,新漆饰过的拳术始祖墓碑上,就会出现“金身人像”。事情越传越神,善男信女们认为这是祖师爷显灵保佑众生,于是争相到这里来许愿。本来一个非常穷僻的小村,忽然就变得车水马龙。

这件事情惊动了当地一名记者,夜里,他来到墓碑前,看到每个墓碑上确实都出现了一个金光灿灿的人像。面对墓碑,记者虽也百思不得其解,但他清楚这并非祖师爷显灵,于是他决心一定要找出谜底。

寻找真相之路漫漫苍苍,记者不弃不悔,在经受了诸多挫折和冷眼之后,他终于发现了谜底:墓碑北面房檐下挂着的一排灯。原来,石碑表面新涂了一层油漆后,晚上局部比较光滑、突出的地方形成了定向反射。白天光从各个角度射来,完全看不到定向的像形成。但是一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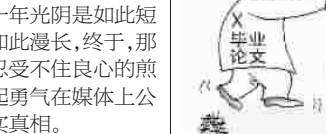
晚上,因为只有房檐下的灯光,所以它的定向反射比较清楚。高速路上的夜光漆就是这个原理。其实,金身人像不过是新油漆的墓碑上凹凸不平的字迹轮廓,被灯光折射形成的一个人状光影而已。就在记者准备把真相公之于众之刻,村庄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找到他,劝告说:“那么多观光的人,全是冲着祖师爷来的,你若把谜底揭开,会毁掉小村的未来。”一边是事实真相,一边是父老乡亲。记者虽然满腔热血奔涌,也难免进退两难。权衡再三,最终他选择向乡情低头。

然而,别有用心的人开始利用这件事情谋取不义之财,耿直相交的朋友逐渐疏远了,那个村庄就此成为他不堪回首的伤心地。

落叶飞红,弹指韶华,十年之后这位记者已经人到中年。虽然他家庭美满和睦,事业一帆风顺,但是“祖师爷显灵”这个心结却一直缠绕胸中,挥不掉,解不开。十年光阴是如此短暂却又如此漫长,终于,那位记者忍受不住良心的煎熬,鼓起勇气在媒体上公开了事实真相。

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这个村子并没有因为真相大白而没落。揭开真相的长者,也郑重上门道歉。

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纷纭而至。站在刚刚修缮过的墓碑前,新漆如镜,得知真相的人们久久凝望,忽然发现,古村庄严的墓碑上赫然映出自己的身影。



要有信心

福华

有聪明才智的人,一般人认为那是高不可攀的。因此,美国人在谈话中或是在广告中,当劝说别人要有信心时,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并不需要您做一个火箭科学家!”(You do not need to be a rocket scientist.)

办公室的白领害怕使用新的计算机,老板会对他说这句话;学校的学生碰到一些难题,老师会对他说这句话;公司在推广使用方法较复杂的新产品的电视广告中也会对观众说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劝告和鼓励你做这些事情其实很简单,并不需要像火箭科学家那样的理解力和聪明才智。

朋友,陆续给他打来了电话,而当年劝说他放弃揭开真相的长者,也郑重上门道歉。

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纷纭而至。站在刚刚修缮过的墓碑前,新漆如镜,得知真相的人们久久凝望,忽然发现,古村庄严的墓碑上赫然映出自己的身影。



今宵打谜

骆岩

身先士卒
(三字生活行为)

昨日谜面:吊车钢臂正抓提(贺寿片)

谜底:《在一起》(注:起,提起重物)

“庸主”打“王无能”(注:王,君王)、“短笛胡吹不忍听”打“管无灵”(注:灵,沪语作“好解”)、“翠柳吐絮”打“绿杨、杨华生”(注:华,通“花”)等。猜姚周高足“双字辈”的则有:“娃娃双岁”打“童双春”(注:春,作“年龄解”)、“龙凤花烛”打“王双庆”(注:别解为“君王双双喜庆”)、“评弹与苏绣”打“吴双艺”(注:别解为“吴门的两种艺术”)、“文武全才老英雄”打“翁双杰”等。猜活跃在当代舞台上的老中青演员的则有:“议”打“谭义存”(注:言,扣“谭基”)、“生发精英奏奇效”打“毛猛达”(注:作“毛发猛地来了”)、“金光大道”猜“钱程”(注:金,扣“钱”;大道,扣“程”)、“八公山上,风声鹤唳”打“张皆兵”(注:作“草木看来全是兵解”)、“前有霹雳火,后有插翅虎”打“秦雷”(注:秦,秦明;雷,雷横)、“老来俏”打“陈靓”等。打滑稽女演员的则有:“姑苏美又美”打“吴媚媚”、“初为人母”打“嫩娘”、“迷上王派越剧”打“陶醉娟”(注:娟,王文娟)、“明明下雨说天好”打“胡晴云”(注:作“胡乱地把晴天来说解”)以及“孤身赏幽篁”打擅长说唱的“顾竹君”(注:顾,作看解;孤,别解为“君王”),等等。

独脚戏名段和滑稽戏名,可制谜的材料颇不易多得,如滑稽名剧《满意不满意》,有人以“盈亏”作谜面扣之,月满称“盈”,月缺曰“亏”,故而切合,此谜大有以简驭繁之妙。苏州滑稽剧团的获奖作品《顾家妈妈》,我曾以“探母”设面扣之,谜底应读作“顾家妈妈”(别解为“看望家中的母亲”),还有当年文彬彬主演的《三毛学生意》一剧,曾摄成电影,苦思半晌构得一僻面:“女作家陈慧平拜师”,原来写《哭泣的骆驼》的三毛,本名陈慧平,谜底该作“三毛当了学生的意思”解。姚慕双、周柏春两位的独脚戏名段《宁波音乐家》,苦思“纷争平息,欢笑盈门”为面扣之,谜底则别解为“风波平定了,欢乐声音充满着一家”。

七夕会 时尚感觉

办公室里人多,年龄层次也丰富,从60后到90后全都有,平日里说话做事多少都会带一些年代特征,所以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常常上演一幕幕的年代秀。

1990年生的依依参加工作没多久。每天早上,她都是提着早饭踩着点儿来上班,还热情地询问一圈:“亲,你们吃了没?”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要在床上赖到最后一分钟,然后以箭一般的速度冲出家门,顺道买点吃的再匆忙去挤公交。她常可怜兮兮地说自己是食无定所的人,家在外地,一天三顿都得在外面对付。每到月底,依依还会有点夸张地叫:“悲摧啊,又要交房租又要吃饭又要坐车,怎么我老是月光族呢?都几个月没买新衣服了!”虽然年轻得像一朵娇嫩的花儿,依依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却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她常常半是认真

半是玩笑地对大家说:“各位姐姐阿姨,手里有优质的介绍给我啊!我可不想和小林姐那样成剩女,天天被父母逼着去相亲哦。”

依依所指的小林生于84年,实际上她已经成功摘掉“剩女”的帽子,去年底终于把自己嫁了出去,不过却推迟到2013年1月4日才领证。回来之后,她一边给我们发喜糖,一边绘声绘色地描述办证大厅里是如何地拥挤——都是冲着“爱你一生一世”这个好日子去的年轻人。虽是新婚,小林却非常迅速地进入了已婚女子的角色,已经拿着计算器在那摞来摞去,计算着房贷水电费了。别看小林总是一副身处蜜月的表情,有时也会对“婚姻”大发感慨。那日和她老公通了电话之后,就幽幽地说:“婚前婚后就是不一

样啊!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我不让他来接都不行。现在可好,竟然说晚上有活动,让我自己坐公交。不像话啊!”同为80后的某男笑道:赶紧清醒清醒吧!还想享受婚前一样的待遇,还让我们男人活了?

70后就我一人。每当依依拿着热乎乎的包子问我是否吃早饭时,我都会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教训”她:妹妹,等你家里也有个上学的孩子时,看你还会不会把早饭带到班上去?其实依依和小林最有共同语言,经常一起研究什么星座和婚姻关系之类的东西,我多插不上嘴。我倒是想找人说说孩子的学习问题,估计她们也没兴趣听。所以在办公室里,我是最沉默的一个。

有一次依依和小林又在探讨怎么找对象的事情,同屋的张姐悄悄地对

说:“现在的小姑娘真是不得了。我们那时候一有人说要介绍对象,脸就红了,心都扑通扑通直跳。”60后的张姐在我们眼里是最“幸福”的人。老公事业小有成就,孩子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自己也快退休了,没啥工作压力。不过父子俩每日忙忙碌碌很少回家,所以下班后,张姐经常和一群年纪相仿的朋友去健身、吃饭或逛街。有一次依依和小林对她的生活流露出艳羡之情,张姐指着她们道:“光看到我消闲的时候了,背后的苦累谁晓得?两边的老人年纪都大了,动不动就头疼脑热的,三天两头去医院。儿子虽然工作了,却一直碰不到合适的对象。哪一样不得我操心?你们年轻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张姐说得对,不管是90后还是60后,每一个年代出生的人都有其各自的苦与乐,不用伤感地去缅怀从前,也不用一味地期待未来,把握现在才是正道。

